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展覽會之畫：近代台灣的展覽活動（1895-1945）

**Picture of Exhibition: The Exhibition Activities in Taiwan  
(1895-1945)**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10

執行期限：88 年 8 月 1 日至 8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呂紹理

處理方式：可立即對外提供參考

執行機構：政大歷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 90 年 2 月 21 日

# 目錄

一、前言	1	325
二、緣起與籌備	5	329
三會場及會期活動	10	334
1.第一會場	12	336
2.第二會場	13	337
3.南方分館	15	339
4.板橋鄉土館	15	339
5.會期活動	16	340
四、博覽會的效果	17	341
1.參觀人潮	17	341
2.商業效果	19	343
3.都市建設效果	25	349
4.臺灣人的反應	27	351
五、結論	28	352

## 一、中文摘要

從 1895 年開始到 1930 年為止，殖民政府的各級單位和民間團體總共辦過 1174 場各式大大小小的商業性展示活動。規模小者如納涼會、歲末慶賀會等，規模大者則有每十年舉辦一次的始政周年紀念博覽會；除了這些不定期或定期舉辦的展覽活動之外，各地還陸續成立「商品陳列館」這類長期展覽的機構。在這些為數龐大的展示活動之中，以 1935 年 10 月至 11 月間舉辦的「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的規模最為龐大，因此，本計畫的結案報告以此次博覽會為案例，探討博覽會的組織運作及其可能達到的效果。本結案報告發現此次博覽會具有以下效果：

1. 動員效果：為期 51 天的博覽會總共吸引了將近 280 萬的參觀人次，從龐大的參觀人潮具體地反應殖民政府極為細密的動員體系，除了各級地方政府、學校全面投入宣傳之外，還透過所有地方商工團體及保甲系統以動員民眾北上參觀。
2. 商業效果：博覽會期間為台北市的商店創造了 225 萬元的商業機會，台北市各種市場在會期間的利潤較平時至少增加一倍以上。正因辦博覽會具有極大的商業利潤，才會吸引工商團體樂此不疲地舉辦各種商工展示活動。
3. 宣傳效果：始政博覽會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展現四十年殖民統治的成果與現況，因此可說是總結四十年統治的歷史回顧，並藉此制定明確的南進政策，以吸引民眾注意日人在華南及東南亞的活動。

總體而言，始政四十年博覽會雖具有上述效果，然而歐美國家藉博覽會以一新都市容貌的效果卻不見於此次博覽會，而台人對博覽會的認知較偏重其現實生活的商業效果，顯示庶民大眾對殖民政府「歷史回顧」的意圖與一般民眾「現實生活」的需求之間仍存有相當的落差。此一落差隱含了殖民文化的某種自我篩選機制，值得進一步探究。

關鍵字：展覽、展示觀摩會、博覽會、再現、大眾消費、社會控制、台灣社會文化史

## **二、Abstract**

This is a century of exhibitions. Everyday, even every moment, exhibitions held everywhere to induce people consuming goods, or, to introduce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other country. Taiwan was no exception under such world trend of exhibition. From 1895 to 1935, there were no less than 1,174 times of exhibition activities, in my rough estimation, sponsored by governmental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me exhibitions were like country fairs promoted by the local merchants, others in bigger scope, such as decennial anniversary of exhibitions usually hel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Beside which, there were many Commercial Exhibition Halls stand in the main urban area in the West plain of Taiwan. In all these exhibition activities,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Exhibition for the Commemoration of Colonized Taiwan (FAECCT in abbreviation) may be the most typical one.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FAECCT to elaborate the main effect of exhibition in Taiwan history. We find that mobilization, commercial profits and propagation are three main effects of FAECCT. In short,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FAECCT was to review the achievements of colonial control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and calling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successful rule. But the Taiwanese visitors and participants attached their importance to the commercial profit of exhibi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Japanese intended to glorified their PAST through exhibition, but the Taiwanese search profit in exhibition to promote their real life of PRESENT. The quite different attitudes between both sides implied that there was mechanism of self-screen in the colonial culture of Taiwan, which deserved mo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xhibition, Exposition, Fair, representation, Visual identity, social control, mass consumption world,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Taiwan.

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2000）十月

#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 之研究\*

呂紹理\*\*

- 一、前言
- 二、緣起與籌備
- 三、會場及會期活動
- 四、博覽會的效果
- 五、結論

## 一、前言

1935年10月10日上午九點半，臺北市公會堂前響起了隆隆炮聲，天空煙花四起。第16任臺灣總督中川健藏緩緩走上公會堂內的舞台，

---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展覽會之畫：近代臺灣的展覽活動，1895-1945」（計畫編號：NSC88-H-2411-004-011）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期間得政大歷史所碩士班林果穎及王飛仙兩位同學收集整理材料，最是辛勞，在此謹申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宣布「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正式開幕。11時博覽會開幕式結束時，公會堂外再次響起煙火，1500隻傳信鴿振翅高飛；而臺灣國防義會的義勇號飛機則在會場上空劃空而過，五色彩紙隨即自天而降，各會場同時開放參觀，立刻湧入大批人潮，場面極為熱鬧。<sup>1</sup> 這場耗資1,119,407元的博覽會，在50天的會期中吸引了2,738,895人次到臺北市的主展覽場參觀，這些數字都表明了這是一場規模極為盛大的博覽會。然而，博覽會開幕式中代表和平的信鴿與代表戰爭的飛機卻也襯托出這個博覽會的時代背景。

這一年臺灣、日本與全世界其實都處在擾攘不安瀕臨戰爭的邊緣。在臺灣，1935年有兩件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一是地方自治改正案終於通過，並且在4月1日公布法令，<sup>2</sup> 臺灣人初次享有了部分的選舉權。就在同月21日，新竹及臺中州發生大地震，奪走了2249條人命，兩個月後仍然餘震不斷。<sup>3</sup> 在日本，美濃部達吉1月時提出「天皇機關說」，無疑是日本當代政治史上的另一次大地震。1935年中日在長城邊上則是戰火不斷。在這麼紛擾多端的年代裏，為何要辦一個如此浩大工程的博覽會？辦博覽會的目的是什麼？到底可以達到什麼效果？

自1851年英國舉辦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之後，歐美列強國家莫不紛紛起而效尤，舉其大者如186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1876美國費城博

<sup>1</sup> 整個開幕儀式由9時半至11時。最初由大會的事務總長中瀨拙夫（總督府殖產局長）先報告籌備經過，博覽會會長平塚廣義（總督府總務長官）宣讀式辭、中川健藏宣讀告辭，以及內閣總理大臣、拓務大臣、朝鮮總督等內外嘉賓之祝辭之後，最後由大會的總務部長須田一二三（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長）宣布禮成。同時會場外施放煙火及和平鴿1500隻，還有飛機劃空而過以為慶祝。11時博覽會各展覽館正式開放對外參觀。參見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以下簡稱《博覽會誌》）（臺北：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發行，1939年），頁532-534。

<sup>2</sup> 為了避免選舉會干擾了台民參觀博覽會的焦點，總督府還特別把選舉日期延到博覽會結束之後。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月19日，漢文欄4版。

<sup>3</sup> 1935年5月11日總督府發布災後損失調查報告，死亡人數2249人；傷者11993人，財產損失二千萬元。見《臺灣大年表》，頁242。

覽會、1889巴黎環球博覽會、1893芝加哥博覽會等等。總計至歐戰爆發前，歐美各國已舉辦不下百次的博覽會。在亞洲，日本很早就知道博覽會具有促進產業發展的功效，因此1867年時即參加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並且在1878年舉辦了第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在往後的25年內，不但勤於參加世界上各種博覽會，在國內則幾乎每五年就辦一次內國勸業博覽會。<sup>4</sup> 中國對於博覽會的興趣也不落人後，它不但比日本更樂於參加世界各國舉辦的博覽會，<sup>5</sup> 並且在1910年自己主辦了第一場全國性的博覽會「南洋勸業會」。<sup>6</sup>

二十世紀以前歐美國家所舉辦的博覽會多半以誇耀帝國工業生產力為主，欲藉此達到宣揚國威、建立國民國家認同的目的。二十世紀以後的博覽會則教化意味漸淡，愈來愈朝向庶民大眾消費與娛樂的方向演變。<sup>7</sup> 不過對於後進帝國主義的日本而言，舉辦博覽會除了可以與歐美列強一較長短之外，更偏重其具有收集產業、經濟、國情的「情報收集」功能，希望藉此達到「殖產興業」和富國的目標。<sup>8</sup>

博覽會除了上述作用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多項功能。由於博覽會通常是在曆年的生活規律之中，特別安插某一段時間進行展示，因此它也就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添增了某種與節慶相似的意義，因此，許多展覽活動也都會特別與節慶相結合；其次，博覽會號召動員社會的

<sup>4</sup> 芳井敬郎，〈第五回内國勸業博のディスプレ〉，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東京：恩文閣，1996年），頁289。

<sup>5</sup> 根據Burton Benedict的研究指出，自1851-1986年間，在歐美國家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中，中國一共參加了12次，日本11次。參見Burton Benedict, "Rituals of Representation: Ethnic Stereotypes and Colonized Peoples at World's Fairs," in Robert W. Rydell & Nancy E. Gwinn ed.,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2。

<sup>6</sup> 南洋勸業會的研究參見吉田光邦，〈1910年南洋勸業會始末〉，收入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頁333-354。

<sup>7</sup> James Gilbert, "World's Fairs as Historical Events," in Robert W. Rydell & Nancy E. Gwinn ed.,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pp.13-27.

<sup>8</sup> 固田英弘，〈博覽會時代の背景〉，收入吉田光邦編，《萬國博覽會の研究》，頁3-20。

人力及物力極為可觀，而且這種動員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因此，展示時的人潮具有非常高的集中性，從商業時間的角度來看，等於是將分散在曆年之中的人潮買氣與活動，統統藉著博覽會的力量集中在一個空間裏活動。由於博覽會具有這種集中性，它同時也就具有商品交易、廣告行銷、經濟情報交換及文化展示等多種功能。而在博覽會期間匯集的人潮，更往往為都市創造了無限的商機。正因如此，近年來有不少學者開始注意博覽會與都市發展之間的關係。例如Keith Walden即從博覽會觀察加拿大多倫多城市的發展，他認為博覽會不但改變了多倫多城市的建築及空間風貌，創造了許多商業消費及娛樂的空間，更使得多倫多人在博覽會中找尋城市的集體記憶與認同感，而且市民也在觀看博覽會的同時，體認了「現代性」(Modernity)。<sup>9</sup> David Scobey和David E. Nye也與Waldon有相近似的看法。Scobey發現美國費城1876年的博覽會之後，家屋的建築有了明顯的變化，許多家庭開始講究內部裝潢與設計，而其模式則與博覽會的展示內容有明顯的關聯。而Nye則指出，許多曾經舉辦博覽會的城市，在展覽之後電燈及電器品的使用明顯增加許多，顯然是受到博覽會的刺激。<sup>10</sup> 除了上述的觀察角度之外，也有學者從都市體系的點來分析博覽會在都市體系中的角色，認為觀察博覽會及商展的次數，可以為都市的階序定位。

<sup>11</sup> 本文即站在都市體系的角度，試圖分析1935年的始政四十年博覽會

<sup>9</sup> Keith Walden, *Becoming Modern in Toronto: Industrial Exhib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a Late Victorian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sup>10</sup> 參見David Scobey, "What shall we do with our wall? The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and the meaning of household design," and David Nye, "Electrifying exposition, 1880-1939." 二文均收入Robert W. Rydell and Nancy E. Gwinn ed.,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87-120; 140-156.

<sup>11</sup> 參見Luis Rubalcaba-Bermejo & Juan R. Cuadrado-Roura, "Urban Hierarchies and Territorial Competition in Europe: Exploring the Role of Fairs and Exhibition," *Urban Studies*, 32(2): March(1995), p.383-4及Juan R. Cuadrado-Roura and Luis Rubalcaba-Bermejo, "Specializ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st European Cities: A New Approach through Fair and Exhibition Activities," *Regional Studies*, 32(2), April(1998), p.133-147.

對於臺北市都市建設構成何種影響。

## 二、緣起與籌備

根據筆者目前統計的結果，從1895年開始到1930年為止，殖民政府的各級單位總共辦過各式大大小小的展示活動1174場。<sup>12</sup> 僅僅從這個數字就可以知道各種展示活動對於宣傳殖民統治規範所具有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早在1915年時，總督府為了慶祝統治二十年，曾特別在尚未完工的總督府新廈舉辦「始政二十年勸業共進會」。<sup>13</sup> 這次的共進會，吸引了80餘萬人次參觀。

1920年開始，臺灣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都有了極為激烈的變化。研究日治時期的人都知道1920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有些學者更以1920年前後做為分期斷代的標準。從後人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1915年之後的二十年間，臺灣經歷了極為快速的變遷。正因這二十年發展極為快速，因此到1934年時，即已有官員認為在始政四十年時，應該舉辦一個更為盛大的活動，藉以展示這四十年來日本殖民統治的具體成果。這個建議立刻獲得總督府的同意，並且在1934年6月時即先著手在下年度預算中編列了600,000元做為補助經費。<sup>14</sup> 另外臺北州市補助150,000圓，各州廳補助95,000圓，最初的總預算為90萬元。<sup>15</sup> 博覽會的人事安排，則指定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為博

<sup>12</sup> 筆者從《臺灣日日新報》當中選取有關「品評會」、「勸業會」、「商品陳列所」、「納涼會」及「廉賣會」等相關新聞進行研究。從1898年起至1930年為止，《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上述展示活動的新聞共計1174條。由於統計尚未完成，因此這個數字只不過是最低限度的數字。

<sup>13</sup>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報告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

<sup>14</sup> 1935年總督府的歲出預算為123,943,000元，博覽會預算佔了0.68%。1935年度總預算資料參見黃通、張宗漢、李昌檉合編，《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2。

<sup>15</sup> 《博覽會誌》，頁27。

覽會的會長，並且調派總督府一級單位的局長、地方州廳知事、總督府評議會員及臺北州協議員等共組成「準備委員會及發起人會」，另指派總督府評議會松木幹一郎、河村徹及後宮信太郎等三人為「博覽會協贊會」的正、副會長，以便動員民間力量投入籌備事宜。<sup>16</sup>

除了人事與經費的安排之外，博覽會的展示主題更關乎整個大會的精神與成敗。為此，總督府在昭和10年1月9日召開「準備委員會」，決定了整個博覽會的初步方向及組織架構與運作流程，初步決定博覽會的會場將利用臺北市公會堂及公會堂以南至小南門的三線道路為第一會場；臺北市公園為第二會場，另設第三會場於草山溫泉地，以及後來加設於板橋林家「板橋鄉土館」參觀會場。事實上場地選址原本另有五個考慮點：第一候補地為上埤頭高砂麥酒株式會社附近；二為昭和町（七號公園預定地）；三為三橋町；四為水道町及古亭町一帶；五為圓山一帶。<sup>17</sup> 最後決定仍在臺北市公會堂附近及以南三線道路；第二會場則在臺北公園內。總督府提出的表面理由是上述五個候補場地距離市中心稍遠，往來較不方便。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上述五個區域到所謂的「市中心」其實並不算太遠；1935年時臺北市中心區內的公共運輸系統其實已經相當發達，因此若能藉著舉辦博覽會的機會，落實1932年公布「大臺北市區計畫」的道路網絡，更可藉著博覽會發展臺北的腹地；再從地價角度來看，上述選定五個區域的地價都相當低，若徵用徵收或承租土地，雖然會增加大會的經費9-16萬元，<sup>18</sup> 但

<sup>16</sup> 《博覽會誌》，頁3-10。

<sup>17</sup> 三橋町為今日中山北路以東、林森北路以西、長春路以南、南京東路以北一帶；古亭町即今師範大學一帶，約為今日古亭市場以東、新生南路以西、和平東路以南、晉江街以北之地；水道町較近臺灣大學附近，即師大路以東、基隆路福和橋以西、龍東國小以南、新店溪以北之地；至於圓山，即今中山運動場、市立美術館一帶。參見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路街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年），頁50-55。

<sup>18</sup> 五個備案地址的地價如下：圓山町每坪15元、三橋町25元、古亭町27元、水道町15元、昭和町不詳。若以規劃的6000坪場地面積來計算，圓山町、水道町徵收土地的成本為90,000元，三橋町150,000元，古亭町則為162,000元。地價資料參見臺北市政

是若開發得當，其潛在的經濟利益卻絕對會超過這十幾萬的負擔。總督府最後並沒有選擇上述五地，恐怕還是考慮缺少開發上述地區交通、下水道的經費，外加新竹大震災的財政排擠效應，而使用公會堂及新公園則無須擔負任何代價。正因經費有限，籌備會在最初編列預算時完全沒有考慮任何有關收購或承租土地的費用。<sup>19</sup>

表1 博覽會支出一覽表

科 目	預算	實支	實支比重	增減差額
事務費	309525	314954	28.21	-5429
警備費	5341	4949	0.44	392
衛生費	5517	4847	0.43	670
會議費	2863	2863	0.26	0
宣傳費	53054	48927	4.38	4127
接待費	27346	27147	2.43	198
建築設備費	449305	459873	41.18	-10568
出品費	30039	30381	2.72	-342
陳列裝飾費	89200	91843	8.23	-2643
儀式費	24182	24172	2.16	10
鑑查費	2817	2817	0.25	0
整地費	38996	39752	3.56	-756
補助費	51136	51136	4.58	0
預備費	26174	12305	1.10	13869
總計	1116195	1116630	100	-435

資料來源：《博覽會誌》，頁27-35。

從上述籌備事項我們可以發現，始政四十年博覽會的官方色彩是非常鮮明的，不論經費籌措、人事安排、場地選擇乃至於主題設定，在在都由總督府決定主導。正因為如此，當總督府還在籌劃博覽會相關事宜的初期，地方的商紳就已對總督府場地及主題的安排有不同的

<sup>19</sup> 二十年史》（臺北：編者自印，1943年），頁172-178。

<sup>19</sup> 《博覽會誌》，頁27-35。

意見。

首先發難的是臺南與臺北互爭展示主題；其次則是臺北大稻埕商人要求在當地設置分館的問題。

臺南市在1935年年初時，即由市民組成博覽會協贊會，希望在臺南運河邊尋一空地，以便籌建水族館及工業館，<sup>20</sup> 但是此一計畫卻遭到臺南市官方的否決，理由是基隆已決定興建水族館；臺北市主場地內亦有水族館及工業館，展示主題不宜重複。<sup>21</sup> 臺南市民間在不得已情況下再次提出興建「熱帶園藝館」，以迎合博覽會「南進政策」的主題。不過，這個計畫卻好事多磨，三個月後，臺南市政府以經費不足為由停止了此一計畫。<sup>22</sup> 最後才確定在臺南以展示「臺灣史料」為主。<sup>23</sup>

除了臺南市民相當積極外，臺北市的臺商也不落人後。長期以來日本殖民政府對於臺北市區的規劃與整建總讓臺人感到重市區而輕大稻埕、萬華，例如大稻埕一帶的道路天雨泥濘不堪，天晴則塵土飛揚；而且缺乏公園設施；再加上供電設施不善，時有停電現象等等，這些問題一直是大稻埕人長年以來詬病之處。<sup>24</sup> 舉辦博覽會又同樣發生重日人區輕臺人區的故態，因此大稻埕商紳乃於1935年1月23日組成「大稻埕分館期成同盟會」，由總督府評議會員郭廷俊為代表，並連絡辜顯榮、陳天來、陳清波、蔣渭川等人連名要求殖民政府能在大稻埕另闢第三會場，<sup>25</sup> 總督府最後決定從臺人之請，將「南方館」（暹羅、

<sup>20</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月16日漢文4版。

<sup>21</sup> 水族館似乎是地方人士頗為青睞的展示主題，因為除了臺南市之外，基隆市、高雄市都曾提出要以水族館做為博覽會地方分館的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2月19日和文3版。

<sup>22</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2月26日漢文4版；5月23日和文4版。

<sup>23</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5月14漢文3版。

<sup>24</sup> 溫振華，〈日據時期臺北市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年），頁305。

<sup>25</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月23日漢文4版。《博覽會誌》，頁67-68。

菲律賓、福建省特產介紹所等之展覽場）移至大稻埕。<sup>26</sup>

總督府最後同意大稻埕設立分館的理由，除了稻江商人願意負擔部分經費之外，也與總督府對博覽會空間設計安排的考量有關，即認為大稻埕會場安排南方館是為了與周圍「本島人街景可以渾然融合，使介紹南支南洋實情的效果增大」，<sup>27</sup> 這似乎也暗示了臺灣人所爭取來的展示場地總督府特意將之安排為邊陲及「南支南洋主題」，而與主會場展示日本本國及統治成果的內容有所區隔，換言之，大稻埕附近已有的街景，其實也變成是展示的內容之一。

大稻埕確定要設立分館後，當地商人立刻開始綿密的籌備，而且積極利用各種商業宣傳的手法拉高此一分場的知名度，包括計畫邀請媽祖遶境、藝妲舞蹈來吸引臺人、<sup>28</sup> 設立馬事參考館及兒童乘馬場來吸引遊客；<sup>29</sup> 同時更積極赴大陸邀請梅蘭芳及京班劇團到臺演出；<sup>30</sup> 最後還設計了選美活動。<sup>31</sup> 這些設計都顯示出商界靈活的行銷手法。

博覽會籌備期間另一項重大的事件即為4月發生的新竹、臺中大震災。這個大災難除了使總督府的預算吃緊之外，並沒有影響到整個博覽的籌備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臺北市並沒有受到地震的影響，而且所有博覽會會場的建築都還沒有開始興建，不致影響博覽會的準備工作。

整個會場的興建工作在昭和10年的6月展開，工事進行相當順利，所有主要會館的建築在9月時即已完工。大稻埕南方館的建築進度則較為落後，一直要到10月會期已經展開之時，福建特設館完工後，南方館的所有建築才全部完竣。

<sup>26</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月23日和文3版；《台日新報》2月28日。

<sup>27</sup> 《博覽會誌》，頁74。

<sup>28</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5月15日漢文4版。

<sup>29</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5月19日和文3版及5月20日漢文6版。

<sup>30</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7月9日及7月18日漢文3版。

<sup>31</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9月19日漢文3版。

以下我們將進入會場，讓讀者們一窺整個博覽會的會場佈置及其中所欲傳達的意義。

### 三、會場及會期活動

博覽會會場分為由總督府直接設計承建並展示的「直營館」，以及由總府及地方政府勸誘民間參加而具有商品陳列性質的「特設館」兩大類。前者包括產業館、交通土木館、第一二府縣館、興業館、第一、二文化施設館、國防館、南方館、觀光館等；而特設館則包括代表臺灣商工發展的糖業、林業、電氣、交通、專賣、三井、日本製鐵、礦山、船舶等館，以及島外的滿州、朝鮮、樺太、北海道、東京、大阪、京都、愛知名古屋、九州等館。

從會場中各館面積的大小，可以初步判定此一博覽會的主要重心。從下表可以看出，在博覽會中佔據最大面積的，是來自日本各縣市的「府縣館」，整個展示場地中有三分之一的面積是屬於此類，如果再將具有推銷地方商業目的「特設館」也放進來看的話，那麼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只是另一場在臺灣舉辦的內國勸業博覽會。展示空間中佔據第二位的則是宣揚日本治臺政績的產業館、交通土木館及第一、二文化施設館。而專門突顯臺灣及南洋特色的大稻埕「南方館」，其面積只不過佔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強。

表2 博覽會各主題館的面積及建拆時間

場地名	建坪(坪)	百分比	起工	竣工	拆除	建築者
總建坪	6611.078	100.00				
府縣館	2031.364	30.73	1935/6	1935/9	1936/1/10	陳海沙
第一府縣館	1005.012	15.20			1936/1/10	
第二府縣館	1005.012	15.20			1936/1/10	
產業館	942.700	14.26	1935/6	1935/9	1936/1/10	大倉土木株

場地名	建坪(坪)	百分比	起工	竣工	拆除	建築者
國防館	331.990	5.02	Jun-35	Sep-35	1936/1/10	林堤社
南方館	314.000	4.75			1936/1/10	米重和三郎
興業館	288.750	4.37	Jun-35	Sep-35	1936/1/10	太田組(江原節 節)
第二文化施設館	200.000	3.03	Jun-35	Sep-35	1936/1/10	
草山分館	187.250	2.83	Jun-35	Oct-35		神戶駒一
林業館	120.000	1.82	Jul-35	Sep-35	1936/1/10	神戶駒一
交通土木館	103.000	1.56			1936/1/9	池田好治
福建特產物紹介所	30.000	0.45	Oct-35	Oct-35	1935/12/4	米重和三郎
遷遜館	28.000	0.42	Sep-35	Sep-35	1936/1/10	米重和三郎
比律賓館	24.000	0.36	Sep-35	Sep-35	1936/1/10	米重和三郎

資料來源：《博覽會誌》，頁81-141。

會場內部各展覽館的設計理念也值得注意。除了大稻埕南方館中的暹羅、菲律賓館各以當地建築特色做為代表之外，其他位於第一、二會場內各館的設計顯然是深受1933年芝加哥「進步世紀」(Century of Progress Exposition: Chicago, 1933) 博覽會以現代主義為主的建築設計的影響。現代主義的建築風格在1925、1931年的巴黎博覽會及1929巴塞隆納・塞維爾 (Barcelona and Seville) 博覽會中受到歡迎，其後更在1933年芝加哥博覽會中大放異彩。<sup>32</sup> 臺灣在1920年代末期即已引入這種建築風格，混合著前期的式樣建築而形成「折衷主義」的建築形式，代表作即如博覽會期間做為博覽會「儀式大會堂」的公會堂。<sup>33</sup> 這種強調線條流暢，重視機能的建築形式，在博覽會的各個展覽場一再重覆，甚至有些設計明顯取材自芝加哥博覽會（如第一、二會場的正門鳥翼形的設計即與芝加哥博覽會交通館的設計神似；而位於第一二府縣館中間的拱形陸橋，則是延續1910年代以來臺灣鋼骨橋樑建

<sup>32</sup> Robert W. Rydell, *Fair America: world's 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c., 2000, p. 78.

<sup>33</sup> 李乾朗，《臺灣近代建築》（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87年），頁116-118。

築形式的影響）。<sup>34</sup>

此外，燈光及顏色在博覽會中也變成重要的項目。大量運用色彩及燈光以達到吸引觀者注意，是近代廣告行銷手法中最重要的一種特質，<sup>35</sup> 這個概念也充分表現在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場之中，尤其是燈光部分，不僅展示會場內大量利用燈光導引觀眾注意展示內容的特點，燈光更大量運用於夜間，博覽會期間使用的「臨時電燈」數高達46999個，比當時整個高雄市46834個還多，夜晚的燈光「紅的像血一樣紅，黃的像黃金一樣黃」。<sup>36</sup>

鳥瞰式地了解了會場的整體相關位置後，我們再進入各主題館，一探各館所欲展示的內容（參見附圖1、2）。<sup>37</sup>

### 1-1. 第一會場

安置了博覽會的「直營館」（即博覽會組織直接設計的展覽館），各館均安排了參觀的動線：可由「大和門」或「京町門」進入，<sup>38</sup> 在二門之間設置北白川宮紀念館及滿州館。若由京町門入，則首先看見是「儀式大會場」（即公會堂），繞過公會堂，左側是交通特設館，然後到達公會堂後的交通土木館。參觀此館後則進入產業館、林業館，

<sup>34</sup> 拱形橋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在臺灣興建橋樑時最喜採的一種形式，1901年完成的明治橋（即後來之中山橋）、1925年完工的臺北橋，均是拱形橋的代表作。參見李乾朗，《臺灣近代建築》（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87年），頁172-183。

<sup>35</sup> David Nye, "Electrifying exposition, 1880-1939," 收入Robert W. Rydell and Nancy E. Gwinn ed., *Fair Representation: World's Fairs and the Modern World*.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40-156.

<sup>36</sup> 吳政憲，《繁星點點：近代臺灣電燈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年），頁353-355。

<sup>37</sup> 由於整個博覽會的展示品高達三十餘萬件，不可能一一介紹其中每一個館的展示內容，因此，本文只探討整個博覽會展示的空間結構及其意義，細部的討論，將另文再做處理。

<sup>38</sup> 大和町門的位置即在今日永慶街與博愛路的交接處；京町門的位置約為今日武昌街與博愛路的交界處。

然後可經過「陸橋北門及南門」進入第一府縣館，緊接著到達福岡館、朝鮮館、日本製鐵館、三井館等「特設館」。之後映入眼簾的則是第二府縣館，及興業館、礦山館，最後到達糖業館，然後由南門出第一會場。

### 1-2. 第一會場展示特性

整個第一會場的展示配置可以說藉由各種比較的手法，突顯日本統治臺灣的特色及其成功之處。這種比較的元素是以時間及空間為經緯。在空間上的安排，直營館主要展示的主題都是與日本統治臺灣的成就有關的內容，尤其是「產業館」，幾乎把日本治臺四十年的主要建設成果都包納在此一館內。看完此一內容之後，隨著展示動線離開臺灣，沿著具有連接意象的拱形陸橋進入代表日本領土的「府縣館」，<sup>39</sup> 則可以藉由比較得知臺灣與「內地」之間的差異。看完空間的差異比較之後，此一動線安排的終點是「興業館」。這個主題館主要放置「具有未來性的實驗性的工業資源及工業、機械、電器設備」，<sup>40</sup> 因此，它的目的是在參觀完「現在」的統治成果之後，以「興業館」做為勾勒未來美麗新世界的遠景，使得第一會場展示的第二個比較元素「時間性」就在藉著現在與未來的比較中突顯出來。

### 2-1. 第二會場

位於今日之新公園內。此區的直營館有第一、二文化施設館（附番屋望樓穀舍及實演場和國防館，還有第三類特設館，計有愛知名古

<sup>39</sup> 拱形陸橋的實質功能是為了避免參觀人潮過多，影響了通往西門町的交通順暢，因而設計了陸橋，讓觀眾從公會堂一帶的展場可以經陸橋直接到達府縣館，不必橫越馬路。《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月11日漢文3版。

<sup>40</sup> 《博覽會誌》，頁152: 331-340。

屋館、北海道館、大阪館、船舶館、京都館、電氣館、東京館、專賣館等)。

## 2-2.第二會場展示特色

由於第二會場是在公園內部，因此這一會場充分發揮了公園原來具有的休閒及教化的功能。就教化功能的意義而言，第一文化施設館是利用原來就有的「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即今日新公園內之省立博物館)的空間重新改裝而成。展示的主要內容為日本治台之後的教育變遷與現代化教育設施的引入過程；<sup>41</sup> 第二文化館由於是由警務部策劃，因此展示內容也與警務部的業務有密切關係，其中共有二大主題，一是對於原住民統治狀態，二是對於漢人在衛生生活習慣上的「教化」，以及各種社會工作措施的成果展示。<sup>42</sup> 第二會場內部還有國防館，其內容也與教化有密切關係，當時因中日之間已戰雲密佈，國防館的主要目的即在配合當時的戰爭動員，希望藉著各種武器的介紹，戰史說明及戰爭動員與後勤補給系統的介紹，讓參觀民眾認識並能配合當時的戰時準備需要。<sup>43</sup>

公園的另一個特性是休閒及娛樂，因此第二會場也配合此一空間特性，有許多與休閒娛樂相關的展示空間，例如原住民的「蕃屋」和「望樓」，就具有「文化驚奇」的娛樂目的；演藝場、映畫館、水族館、特產館、音樂堂，以及「兒童王國」，<sup>44</sup> 都是博覽會娛樂目的的產物。

<sup>41</sup> 《博覽會誌》，頁237-240; 340-348。

<sup>42</sup> 《博覽會誌》，頁240-242; 348-354。

<sup>43</sup> 《博覽會誌》，頁242-243; 355-360。

<sup>44</sup> 兒童館雖然有為一般兒童設計的遊戲器具，如鞦韆、滑梯、木屋、飛行塔等遊樂器材之後，還不忘在其中達到教化目的，因此特別設計了「日／丸仰拜館」，把日本歷史中關鍵事件的國旗（參與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的國旗）掛於場中讓參觀兒童「參拜」，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年6月21日漢文8版。

就連第二會場中的東京館、京都館、大阪館、愛知名古屋館也都具有娛樂的功能。因為這些展示館是屬於「特設館」，在博覽會大會的設計中，這類特設館是具有商品陳列的功能，因此，它兼具了一種商品消費的誘導作用。

### 3. 南方分館

含有南方館、暹羅館、比律賓（菲律賓）館和福建特產物紹介所、馬產軍用犬及軍用鴿舍等特設館。此區的主題是展示日本南進政策的現況及未來目標，因此，雖然各館的建築風格具當地異國情調，但走進館內，觸目所及仍都是以與日本開發南洋物資的資訊為主。南方館另有演藝及雜技二「助成施設」（包括摩托車曲藝乘（特技表演）、奇物園及迷路（迷宮）等。可以看出，南方館比起第二會場更接近遊樂園（amusement park）的功能。

### 4. 板橋鄉土館

板橋鄉土館是利用板橋林本源宅邸做為展覽的場所，展出內容包括當時海山郡轄下各街庄的物產及工藝品、板橋林家與北臺灣文化資料以及林家私藏的書畫、玉製品、銅陶器和佛像等，另外夾雜著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樺山資紀、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等人的書墨。由於這是板橋林家難得向世人開放參觀的機會，因此在會期間吸引了10萬人次參觀人潮。

除了臺北及板橋的會場之外，大會另外在新竹市、臺中市、嘉義市、阿里山、臺南市、高雄市、臺東街、花蓮港等地均設有分館。新竹分館以展示新竹州轄下風景名勝、「躍進的新竹」風貌、州境內各

地的土特產品，以及設立娛樂設施競馬場。臺中分館特別定出「山岳館」的主題，以介紹州境內著名的山峰和日月潭的美景。嘉義分館則與阿里山的資源相連，展示日人開發嘉義山區森林資源的成果。臺南分館為歷史史料展，包括專門展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遺物的特別會場；第一會場專門展示平埔族、鄭成功及清朝統治歷史，尤其重視1874年牡丹社事件史料的展示；第二會場則是荷蘭時代相關史料展。高雄分館的主題設定為「觀光館」，但是主要展示內容仍為州境內各地的土產品。此外，臺東街和花蓮港也都有設立「鄉土館」，展示內容則較偏重當地原住民的器物與文化。<sup>45</sup>

### 會期活動

從10月10日開始到11月28結束為止，博覽會期間除了各館靜態展示之外，還有許多動態活動以吸引人潮，例如10月14日及23日定為「國防日」，當天晚上由臺灣軍兵器部用強力探照燈照射夜空以吸引觀眾。<sup>46</sup>除此之外，還常常在晚上舉行各種表演節目，安排全島及日本各種團體召開大會等等，<sup>47</sup>都使博覽會呈現靜中有動的韻律。

<sup>45</sup> 《博覽會誌》，頁730-786。

<sup>46</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年10月14日漢文3版。

<sup>47</sup> 整個會期中計召開了四十餘種團體大會，如大日本米穀大會（10/14-15）、全國農畜會大會、全國茶葉者大會（10/25）、全國水產大會、全國初等教育者大會（10/30）、日本礦業大會（11/5）等全日本規模的會議。另外還有臺灣自動車聯合會大會、臺灣藥學會（10/19）、全島齒科大會（10/20）、臺灣製腦組合總會（10/31）、臺灣佛教徒大會（11/5），全臺灣基督教徒大會（11/9）、全島林業大會（11/14）、全島實業大會（11/15）等全島團體的集會，總計有六十個團體於五十天會期中集會，無疑為博覽會招徠許多觀眾。參見《博覽會誌》，頁673-712。

## 四、博覽會的效果

### 1. 參觀人潮

整個博覽會總吸引了3,346,972參觀人次，其中到臺北市參觀的人潮即高達2,738,895人次。這個數字不但遠遠超過了最初估計的43萬人，<sup>48</sup> 與日本1903年在大阪舉辦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相比，也不惶多讓；若與1932年在芝加哥舉辦的「世紀進步」博覽會相較，始政四十年的參觀人氣也絕對不輸。總督府在動員及宣傳方面下了極大的準備功夫有以致之。例如，早在開會前一年，籌備會就在報紙上密集報導博覽會的相關新聞；其次透過各種團體加以動員，不但要求各地方團體加入博覽會的協贊會，還特意安排各種團體在博覽會期間至臺北市舉行各種大會；<sup>49</sup> 同時為吸引臺灣人的注意，特地安排希望梅蘭芳能在會期間來臺表演，<sup>50</sup> 或者在會期間舉辦傳統廟會活動；此外，在縱貫鐵路沿線架設大型看板以告知旅客。更有利用飛機散發宣單，<sup>51</sup> 這在當時來講，都是極為新鮮吸引人者。<sup>52</sup> 除了上述方法外，商業行銷中的手法也廣被應用，例如發動民間組織「協贊會」，即是一種動員手法，以給予贈品來吸引商家製造商參加展示也是一例，更有甚者，因此次博覽會兼具政治宣傳與商業目的，因此在總督府的補貼下，博覽會的門票採取壓低票價的政策，以廣招徠。<sup>53</sup> 正因博覽會

<sup>48</sup> 博覽會籌備處最初預估會有43萬人參觀，平均每天一萬人次，50天應有50萬人次。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月11日。

<sup>49</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年7月1日漢文8版。

<sup>50</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年5月24、31日漢文3版。

<sup>51</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年6月18日漢文8版。

<sup>52</sup> 首度用飛機宣傳博覽會的活動，是1933年芝加哥博覽會，其後也被其他國家採用，見Robert Rydell。

<sup>53</sup> 博覽會入場券普通券20錢，軍人學生兒童等10錢；團體入場券按人數多寡給予一至三折

宣傳動員的工作極為賣力，才會有如此龐大的參觀人潮。

由於博覽會並沒有統計每一個主題館的入館人數，因此我們無法得知那些主題館最具吸引力。不過從《博覽會誌》留下的統計資料，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參觀人潮的一些趨勢。從表3可以看出，50天的會期裏，至第二會場的人數達1,200,484人次，第一會場為876,646人次，是第二會場的三分之二；大稻埕南方館則有539,691人次。第二會場人氣所以如此旺盛，除了它是整個博覽會中唯一夜間開放的場地之外，恐怕也與第二會場的展示具有較多的商業與娛樂性有關，第二會場集中了東京、大阪、名古屋等日本大城市的「特設館」，這些主題館展示的內容，既可滿足在臺日人思鄉情緒及帝國優越感，對於臺灣人也具有十足的「異國風味」；會場中的原住民文化更對於臺灣人及日本人都具有強烈的異文化驚奇感，我們只要從10月18日晚上第二會場舉辦「蕃人舞蹈」表演，當晚即吸引2萬5、6千人入場參觀，<sup>54</sup> 即可知這種「異文化」驚奇（exoticism）的元素，在第二會場吸引人潮上所具有的重要性。<sup>55</sup> 同樣的因素也反映在大稻埕南方館的參觀人潮上。南方館所佔的面積只不過是整個博覽會的4.75%，卻吸引了50餘萬參觀人次。如前所述，南方館具有更強烈的娛樂性質，這裏不但有特技表演、兒童騎馬，還有各種戲曲表演活動，十分具有娛樂效果。南方館引起眾多人的注目，也與當時總督府大力推動南進政策有密切

折扣。夜間入場券則為上述票價之半。籌備會原來估計入場券收入預定70000圓，展覽場租45000元。總督府壓低門票金額來達到吸引人潮的目的顯然奏效，昭和11年3月20日初步決算時，門票收入達162,795圓，比原來的預期還要超過一倍以上。見《博覽會誌》，頁554-557。

<sup>54</sup> 當晚由屏東郡巴鴻族30餘人圍火一圈表演鼻笛及歌舞等節目，引起觀眾極大的好評。《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年10月18日漢文4版。

<sup>55</sup> 利用異文化驚奇感的刺激來達到吸引人潮的手法，是博覽會相當重要的元素之一。這種元素日後也成為百貨公司重要的行銷手法。參見Rosalind Williams, "The Dream World of Mass Consumption," in Chandra Mukerji and Michael Schudan ed.,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198-208.

關係。在博覽會期中，福建省不但在南方館有「特產物介紹所」，省主席陳儀還親自到臺灣來參觀博覽會，並且與中川健藏總督達成「經濟提攜」的協議，由臺灣協助福建發展米作、果樹及林業的技術，而福建則提供臺灣高級的福杉木材。<sup>56</sup>

表3 博覽會各會場星期參觀人次統計

	10/10- 10/12	10/13- 10/19	10/20- 10/26	10/27- 11/2	11/3- 11/9	11/10- 11/16	11/17- 11/23	11/24- 11/28	12/1- 12/5	計
第一會場	15733	108897	141309	162699	102503	98386	121163	125956		876646
第二會場	13725	147012	170281	225904	146602	148782	159799	188379		1200484
大稻埕	5065	47113	76980	96348	66150	60386	78099	109550		539691
草山分館	1760	20275	24961	27891	19153	11701	7697	8636		122074
板橋林家	7864	21364	14903	33852	8997	9434	4779	4663	2950	108806
總計	36283	323297	413531	512842	334408	319255	366758	432521	2950	2847701

資料來源：《博覽會誌》，頁764-780。

## 2.商業效果

舉辦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雖然具有強烈的政治宣傳目的，但是它也與所有的博覽會一樣具有商業的目的和效果。始政博覽會的商業效果表現在展覽的會場內，也表現在對臺北市商業買氣的刺激上。

就會場內的商業活動而言，會期間湧入的龐大人潮帶給會場內各食堂、特產品店極大的商業利益。從表4即可知，光是五十天的會期，會場內各食堂、賣店就進賺了183,956.32元，著名的森永糖果公司在會場中獨賺14,020.33元；來來軒食堂則有7317.48元的收益。會場賣店平均每家的獲利達757.02元，這種成績是平常時節任何商店都不可能有的業績。

<sup>56</sup> 近藤正己，《地力戰と臺灣：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年），頁93-98。

表4 會場內各賣店販賣成績表

單位：元

第一會場				第二會場			
商店別	販賣額	家數	平均每家獲利	商店別	販賣額	家數	平均每家獲利
日本歷史館	1410	1	1410.00	1號賣店	30284.65	38	796.96
八號賣店	24020.74	29	828.30	特許館	20954.8	39	537.30
國產館	21333.39	37	576.58	來來軒食堂	4546.28	1	4546.28
陸橋食店	746.48	1	746.48	水族館	9807.99	1	9807.99
木號賣店	2667.09	7	381.01	海女實演館	13563.37	1	13563.37
家庭文化館	11116.52	22	505.30	宮崎食堂	950	1	950.00
卜號賣店	2521.11	5	504.22	祇園茶屋	1781.9	1	1781.90
來來軒食堂	2771.2	1	2771.20	民眾食堂	557.8	1	557.80
子號賣店	4024.79	4	1006.20	日／丸食堂	970.45	1	970.45
民眾食堂	611.11	1	611.11	子號賣店	979.91	2	489.96
大眾食堂	1215	1	1215.00	森永製果出張販賣店	12979.04	1	12979.04
森永製果出張販賣店	1041.29	1	1041.29	場外1號賣店	4646.11	16	290.38
計	73478.72	110	667.99	場外十號賣店	867.22	5	173.44
				新公園露店組合	4582.08	24	190.92
				國昌食堂	3006	1	3006.00
				計	110477.6	133	830.66
				總計	183956.32	243	757.02

資料來源：《博覽會誌》，頁426。

除了服務參觀人潮的賣店之外，各主題館內的展示品一樣可以買賣。根據大會的規定，這種買賣分為現場交易（即賣）與契約交易（賣約）兩種。從表5可知，五十天的會期這兩種交易共78,594.61元，第一、二府縣館是其中買氣最旺的兩個館，其次則是南方館的14609.18元，再次則是產業館的11563.90元，而以宣揚未來產業發展之「先進性」的興業館，只有51.74元的業積。這個數字似乎表現了博覽會的政治宣傳雖以統治臺灣為主軸，但是會場內的商業交易卻出現宣揚日本貨品的主軸。不論就臺灣商人或日本商人而言，「產業館」中展示

的臺灣各州的特產品並沒有受到熱烈的注目。而各州的出品中，又以臺北州的展品銷售最好，其他州都只有數百元的交易，高雄州甚至只有61.91元的銷售量。

如果仔細分辨「現場交易」與「契約交易」的數額，我們就會發現，第一、二府縣館的展品若能在臺灣即時脫手，則可免去龐大的運費，因此這兩館的買賣都以「現場交易」為主。相反的，大稻埕南方館中的商情則集中在契約交易，尤其是福建省特產介紹所的物品，全部都是契約交易。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契約交易是建立兩地中長期商業往來的表徵，因此契約交易的多寡反映博覽會在長期商業網路上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個博覽會並沒有為臺灣特產品建銷日建立長期的商網，只發揮了「南進政策」中與對岸福建之間的關係。

表5 蘭營館內現場交易及契約交易成績(以交易金額多寡)

單位：元

館名	出品參加州廳名	現場交易	契約交易	合計	館名	出品參加州廳名	現場交易	契約交易	合計
產業館	臺北州	8084.97	514.35	8599.32	第二府縣館	廣島縣	2078.87	1163.23	3242.10
	臺中州	624.05	308.68	932.73		神奈川縣	2491.69	726.69	3218.38
	臺南州	361.83	269.60	631.43		新潟縣	767.63	974.48	1742.11
	新竹州	148.72	399.10	547.82		山口縣	1585.07	132.35	1717.42
	澎湖廳	498.99	0.80	499.79		埼玉縣	696.31	902.12	1598.43
	花蓮港廳	27.90	257.30	285.20		長野縣	999.67	419.90	1419.57
	高雄州	31.71	30.20	61.91		石川縣	837.28	305.00	1142.28
	臺東廳	1.80	3.90	5.70		三重縣	1010.93	5.15	1016.08
交通土木館	計	9779.97	1783.93	11563.90		岐阜市	1003.65	1.20	1004.85
	臺北州	17.80	39.00	56.80		富山縣	936.39	63.80	1000.19
	臺南州	20.00	40.00	60.00		岩手縣	928.00	52.60	980.60
	計	37.80	79.00	116.80		和歌山縣	512.12	343.71	855.83
第一府縣館	長崎縣	7318.67	97.93	7416.60		岡山縣	628.28	199.59	827.87
	靜岡縣	2516.85	477.89	2994.74		滋賀縣	345.68	311.07	656.75
	熊本縣	2673.10	137.72	2810.82		山梨縣	518.45		518.45
	神戶市	2506.24	234.99	2741.23		島根縣松江市	462.05	7.00	469.05

館名	出品參加 州廳名	現場交易	契約交易	合計	館名	出品參加 州廳名	現場交易	契約交易	合計
第一 府 縣 館	鹿兒島縣	2073.41	72.60	2146.01	第二 府 縣 館	福島縣	443.48	6.06	449.54
	大分縣	1981.39	102.75	2084.14		樺太廳	265.50		265.50
	那霸市	1587.55	46.00	1633.55		臺北州	221.6		221.6
	高知縣	1465.22	86.68	1551.90		岐阜縣高 山町	221.43		221.43
	香川縣	1303.13	14.90	1318.03		福島若松 市		96.6	96.6
	大阪市永 田寅吉	1130.73		1130.73		秋田縣	2.37	57.42	59.79
	愛媛縣	938.25	15.05	953.30		臺中州		35	35
	佐賀縣	749.24	7.20	756.44		計	16956.45	5802.97	22759.42
	德島縣	277.83	366.27	644.10	第二 文化 施 設 館	臺北州	34.5	329	363.5
	奈良市	445.71	30.00	475.71		臺東廳		174.06	174.06
第一 文化 施 設 館	都城市	254.71		254.71		高雄州	3		3
	計	27222.03	1689.98	28912.01		計	37.5	503.06	540.56
	臺北州	3	38	41	南方 館	香港丸山 今二郎	6176.8	2512.98	8689.78
興 業 館	計	3	38	41		福建特設		5520.66	5520.66
	臺北州	38.66	12.48	51.14		南洋廳	398.74		398.74
	臺南州	0.6		0.6		計	6575.54	8033.64	14609.18
	計	39.26	12.48	51.74		合 計	60651.55	17943.06	78594.61

資料來源：《博覽會誌》，頁267-268。

博覽會的第三種商業效果是對臺北市商業的刺激。會期間湧入近300萬的參觀人潮對於任何商店而言，均是極為龐大的商業機會，因此早在博覽會籌備階段，臺北市各商業團體就已摩拳擦掌，集合全市各商業團體及賣店、市場攤販，準備在10月1日至11月30日間舉辦全市「聯合大賣出」，希望此一活動能為全市商家帶來300萬元的利潤。

<sup>37</sup> 這個希望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是整個會期還是為臺北市各商家帶

<sup>37</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3月20日漢文4版。

來225萬元的商機。其中靠近第一會場的榮町、京町及本町三地的商店，50天內即賣出了1,438,300元；大稻埕一地也有324,400元的佳績。正因有利可圖，不肖商家甚至還想到偽造入場券以牟利。<sup>58</sup>不過，就全市各行業的營業情形來看，博覽會期間只有與交通相關的旅館、汽車業以及蕃產店比平時多出三倍的利潤；糖果店、水果店較平日多一倍業績；以及作為旅行紀念和可以饋贈日本親友的臺灣水果罐頭等商品價格上揚之外，其他行業並未因博覽會而增加獲利（參見表6-1及6-2）。

博覽會期間造福的商業還包括了一般市場的供應商及零售商。50天的會期裏，臺北市中央市場及家畜市場的銷售額都較前一年同期（9至11月）平均提高了125.61%及177.87%；各零售市場如西門町、永樂町、千歲町、新富町及御成町的市場銷售額也都較前一年同期提高136.47%。<sup>59</sup>

表6-1 博覽會期間聯合大賣出的商況

團體別	營業額(元)	團體別	營業額(元)
榮町賣出會	817,800	千歲町市場	29,000
京町商友會	360,200	臺北南飲食店組合	26,300
大稻埕	324,400	御成町商工會	25,000
本町賣出會	305,300	川端町	4,300
西門市場	197,100	古亭町市場	2,400
新起會	122,000	計	2,250,000
兒玉町會	36,200		

<sup>58</sup>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935）10月31日漢文12版。<sup>59</sup> 根據《博覽會誌》，頁801-2各表統計而成。

表6-2 各種商業於博覽會期間營業額增加率

營業別	營業額增加率%	摘要
蕃產品店	300	珊瑚細工品/文石/水牛角加工品/手杖/內地土產的巴拿馬草帽
旅館營業	300	
自動車營業	300	
糖果店	100	主要生果子洋果子
水果禮品店	100	在內地行銷的本島產果實及罐頭類
食料品零售市場	38	騰貴商品：豆類/肉類/調味料/蔬菜/乾貨；下跌商品：果實/罐頭/漬物/鮮魚
百貨店	30	價格在40-50錢左右的玩具及果子均跌價
Coffee營業	30	
綿布批發商	極少	
食料品批發商		
吳服反物(布匹)店	極少	

除了商家之外，勞動階級在博覽會期間的收入也普遍較平時為高。根據博覽會主辦單位的統計，市內各種行業工人在會期間的工資較平日提高將近一倍，日人工人為88.8%，臺人為96.2%。其中與出版業相關的活版植字工及製書工，以及木工、木匠等，都因會期間需要印製大量的宣傳物品和建築各主題館的需要而工資上揚。

表7.臺北市勞資及指數

行業別	1935下期				1935上期			
	日給		指數		日給		指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染物工	1.7	1.5	10.8	150	1.5	1.3	62.5	130
金屬機械器具上工	1.5	1.2	58.3	85.7	1.5	1	58.3	71.4
鍛冶工	—	1.2	—	80	—	1.1	—	73.3
煉瓦製造工	—	0.8	—	88.8	—	0.75	—	83.3
爆竹製造男工	—	0.8	—	114.2	—	0.75	—	107.1
爆竹製造女工	—	0.35	—	100	—	0.3	—	85.7
桶工	1.7	1	68	125	1.5	1	60	125
製麵工	—	0.86	—	95.5	—	0.8	—	88.8

行業別	1935下期				1935上期			
	日給		指數		日給		指數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內地人	本島人
活版植字工	2.5	1.8			2.95	1.76		
石版工	2.7	1.3			2.1	1.07	84	82.3
製書工	2.4	1.3			2.47	1.27		
靴工	2.2	0.9	100	75	2.2	0.8	100	66.6
大工	2.8	1.5	80	83.3	2.8	1.2	80	66.6
電工	1.7	1.3	88.5	72.2	1.6	1.5	83.3	82.8
其他38種平均	—	—	88.8	96.2	—	—	88.1	94.9

資料來源：《博覽會誌》，頁806

### 3. 都市建設效果

博覽會不僅具有極大的商業效果，對於都市容貌也同樣具有改頭換面的作用。博覽會無疑是都市打形象廣告最好最佳的時機，因此許多歐美國家的城市在舉辦博覽會時，都把都市更新當作是博覽會的重要目標之一，為博覽會而興建的建築物，也往往成為該都市的新地標與景點。例如開萬國博覽會先河的1851年英國倫敦博覽會，最受人矚目的水晶宮建築，一直維持到1937年才毀於祝融。1889年的巴黎博覽會更留下艾菲爾鐵塔這座代表巴黎及法國的地標。建築之外，博覽會也往往有促進都市土地開發利用的作用。歐美早期舉辦博覽會多半會利用都市閒置或尚未開發的土地做為會場，並且建立完整的聯外道路系統以及鋪設下水道、電力等基礎設施。等到博覽會結束後，該地往往可以另作它用，成為城市大型公共活動的場所。美國的1876年費城博覽會、1893年芝加哥市哥倫比亞博覽會及1904年聖路易博覽會，都是舉辦博覽會促進都市發展的範例。<sup>60</sup>

但是日本在臺灣舉辦的始政紀念系列博覽會卻非如此，1915年總

<sup>60</sup> Robert W. Rydell & Kimberly D. Pelle ed. *Fair America: world's 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c., 2000, pp.3-77.

督府第一次舉辦始政二十年紀念共進會時，使用的會場是當時還在興建尚未完工的總督府。同樣地，1935年始政四十年博覽會時，則是在原有的新公園及三線道路上興建會場。換言之，當時並未有專為博覽會而興建新建築物的作法，就連展覽會期間作為「儀式大會堂」之用的臺北公會堂，其興建目的原本是紀念昭和皇帝登基而建。<sup>61</sup> 建築之外，始政博覽會也與都市計畫的關係不大，因為影響臺灣都市規劃最重要的法令「臺灣都市計畫令」，是在博覽會結束之後一年（1936年8月）才公布，因此這個對都市空間規劃影響深遠的法令與始政博覽會的舉辦沒有直接關係，<sup>62</sup> 而博覽會似乎也不是促成當年公布都市計畫令的主要原因。換言之，總督府並沒有利用舉辦博覽會的機會，重新打造臺北市的都市空間。相反的，整個博覽會卻是在早已發展成熟的都市中，以換裝變身的方法改動既有的空間功能，以為博覽會之用，博覽會結束之後，這些展覽空間也就在拆除之中煙消雲散了。

博覽會的各主題館在會期結束後三個月內就全部拆除完畢，其他的善後工作一直持續到隔年的五月才告一段落。會期後對於臺北市具有較大影響的部分，是使臺北市使用電燈的戶數由1933年的157,578戶增加為193,446戶，<sup>63</sup> 促進了臺北市更朝向電器化生活邁進。除此之外，在市容的改變上，則將公會堂及西三線道路（今中華路）一帶的路面重新整修，而且將原本做為路樹的榕樹改為臺灣楓；另一個較大的改變則是臺北市公園（今新公園）內的復舊工程，包括重新植木、修人行道路、兒童遊園改築及造園等。而展覽品則捐贈給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臺北帝大、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太平公學校等文教單位。

<sup>61</sup> 根據葉肅科的研究指出，臺北市的主要公共建築，大體上在1937年以前都已興建完成。也就是說，臺北市並沒有那一棟建築是因博覽會而生。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年），頁185-6。

<sup>62</sup> 黃世孟，〈臺灣都市計畫史年表〉（臺北：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1988年），頁27-29。

<sup>63</sup> 《博覽會誌》，頁865

<sup>64</sup> 總體而言，這些零星的空間改動，並沒有為整個城市創造更新的面貌，博覽會像是在既有的空間裏興造出來的空中樓閣。從這個角度來看，始政四十年博覽會不妨可以將它當成是一種「表演事業」：一切的活動都是在這個宛如節慶般的幻影空間裏舉行。當節慶結束後，都市就立刻回復它本來的面貌。

#### 4.臺灣人的反映

這場博覽會主辦的主要目的，是向全世界展示日本殖民統治的成果，因此吸引了臺灣內外二百七十餘萬人次的觀覽人潮，甚至當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還兼程率領訪問團到臺灣來參觀這次博覽會。可是舉辦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只是取悅外賓而已，它更希望能讓臺人也能一同觀看，藉著觀看來認知日本殖民統治的成功。那麼臺灣人又如何看待這次的博覽會？這個問題目前沒有堅實的史料來回答，我們只能從一些極為零星的材料試圖爬梳當時臺人的反映。

出生於萬華的小說家朱點人恰好為這場博覽會寫了一篇短篇小說：〈秋信〉，可以讓我們稍微了解臺人對博覽會反映的一個面向。

〈秋信〉藉著一位前清遺老陳秀才去臺北看博覽會的故事來反映臺人對清朝歷史消逝後物換星移的失落感。故事一開始就用陳秀才左鄰右舍趕熱鬧般一窩蜂地看博覽會的氣氛，烘托這位前清遺民與當時大眾潮流的格格不入。大家想去看博覽會，因為「聽說博覽會是自有臺灣，也未曾有過的鬧熱啦，看一次，就是死也甘願！」。陳秀才後來禁不住他遠在日本的孫子寫信勸說，終於坐火車到臺北來一窺究竟。由於他很關心教育，所以走進第二會場的「第一文化施設館」，想要知道四十年間臺灣教育的變化，但是由於不懂日語，在會場中遭到日本學生的譏笑，喚起了他遭受民族歧視的傷痛。為了撫平傷痛，

<sup>64</sup> 《博覽會誌》，頁272-276。

他想去看看「撫臺衙」，但是沒想到昔日代表大清政權的巡撫衙門和布政使司衙門，早就拆除改建為公會堂了，只剩下一座建築被移到植物園。他坐三輪車到了植物園，在晚秋微風裏，看著外孫請他去看博覽會所寫的信，信紙不經意地在秋風裏隨著枯枝敗葉飄散而去。<sup>65</sup>

殖民政府舉辦始政紀念博覽會，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藉著博覽會來展示統治四十年的功績，因此，博覽會具有十分鮮明的歷史回顧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朱點人的小說剛好反映了一種心理事實，即小說的主人翁（以及作者本身）完全不能接受殖民政府在會場中所安排的「歷史回顧」，那個已被日本政府拆除改建的「撫臺衙」才是陳秀才一心一意想要追尋的歷史原點。整個故事中，參觀者與博覽會設計者之間絲毫沒有任何的交集，包括最基本的語言。（秋信）代表了光譜的一個極端，而朱點人藉著小說將臺灣人激烈抵制博覽會的心理狀態充分反映出來。然而，就像光譜分布一般，在色彩最鮮明的中間，總是漸次混沌的灰色地帶。277餘萬的觀覽人潮包含了極為複雜的心理因素，恐怕殖民政府「強力動員」四個字也未必能解釋得通。這龐大的人潮到底想要在博覽會中看什麼？他們又看到了什麼？博覽會對於他們而言，是完全符合設計者「歷史回顧與認同統治」的目標？還是只是一場「驚奇之旅」？博覽會中陳設龐大的物品，對於觀覽者的日常生活發揮了什麼作用？這些問題我們目前仍然無法完全回答，也許要等到日治時期臺灣庶民日常物質生活的圖像更為清楚之後，答案才會逐漸浮現出來。

## 五、結論

從1851年英國舉辦第一場萬國博覽會後，世界各列強國家莫不紛

<sup>65</sup> 朱點人，〈秋信〉，收入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169-181。

紛藉著舉辦博覽會來展現自己國家的國力，以向世界誇耀。因此博覽會從一開始就具有相當濃厚的政治象徵符號。日本在臺灣舉辦的數次始政紀念博覽會也都具有這種展示帝國統治績效的目的，因此，1935年舉辦的這場始政四十年博覽會，等於是一種歷史的回顧，希望藉著回顧過去四十年的統治概況以向世人證明日本殖民統治的成功果實。這一想法具體表現在直營館「產業館」內各種展品的安排與詮釋上。

不過，如果說始政博的展示主題是歷史回顧與歷史解釋，那麼這場博覽會一開始就面臨「誰的歷史」、「誰可以參與歷史」與「誰可以解釋歷史」的糾葛。總督府原本在設計整個博覽會體系時，將臺北以外的其他場地都定位為展示「鄉土文化」，因此板橋林家以及各州所成立的分館，都被總督府歸類為「鄉土」，以有別於臺北主場地代表帝國中心的進步歷史。然而，地方人士卻不接收這樣的安排。臺南地方士紳與臺北爭奪展示主題，表面上是殖民政府中央與地方行政權上的爭執，實質上更具有爭奪歷史參與權和解釋權的意味。只是總督府最後利用財政和行政的手段將爭執壓了下來。至於大稻埕的商紳則似乎對於博覽會的本質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博覽會歷史回顧的教化意味，對大稻埕紳商來說恐怕太過沈重，因為從一開始大稻埕的紳商其實已經把舉辦博覽會當成是鞏固、改善生活環境與增加商業利益的機會，他們更關心現實的生存問題，換言之，他們重視「現在」與「未來」的生活機會更甚於「過去」。正因為如此，大稻埕分館的展示一開始就脫離了始政博覽會「歷史回顧」的主題，在尋求驚奇娛樂與購買物品的消費活動中，參觀大稻埕分館的庶民大眾早已把殖民者「歷史回顧與認同殖民榮光」的企圖輕輕地消解掉了。

除了「歷史回顧」的主題外，籌備過程中的經費來源也透露出這個博覽會的一些特質。由於整個活動經費的主體，都是由總督府及地方官廳財政挹注，因此這幾乎是純粹官辦的博覽會，與美國或歐洲以民間及商業團體主辦的性質不同。民間舉辦的博覽會具有更為強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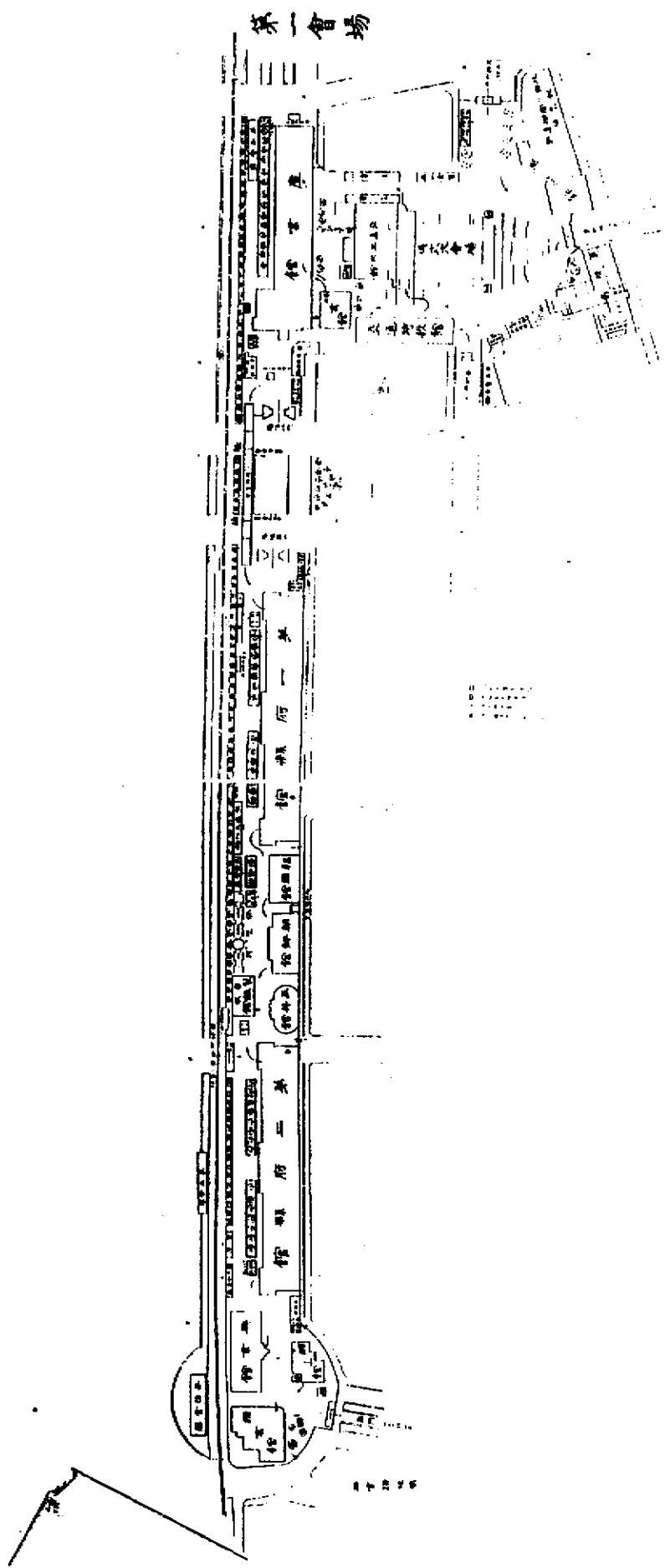
商業傾向，<sup>66</sup>是以歐美的博覽會到二十世紀初期時已從展現國家繁榮強盛的目的，一變而為謳歌消費世界的天堂樂土。因此民間博覽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與記憶更為貼近。而始政四十年博覽會是日本人「紀念」統治臺灣四十年而辦，一開始即具有極為強烈的政治目的，因而沖淡了它的商業色彩，也同時與臺灣本土住民的生活記憶產生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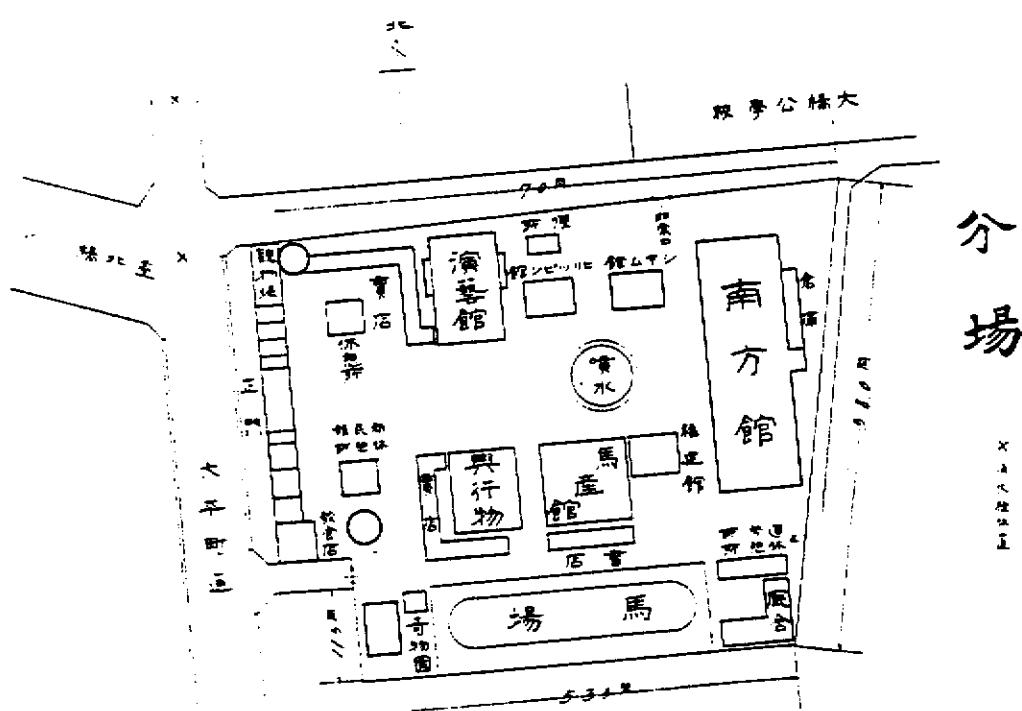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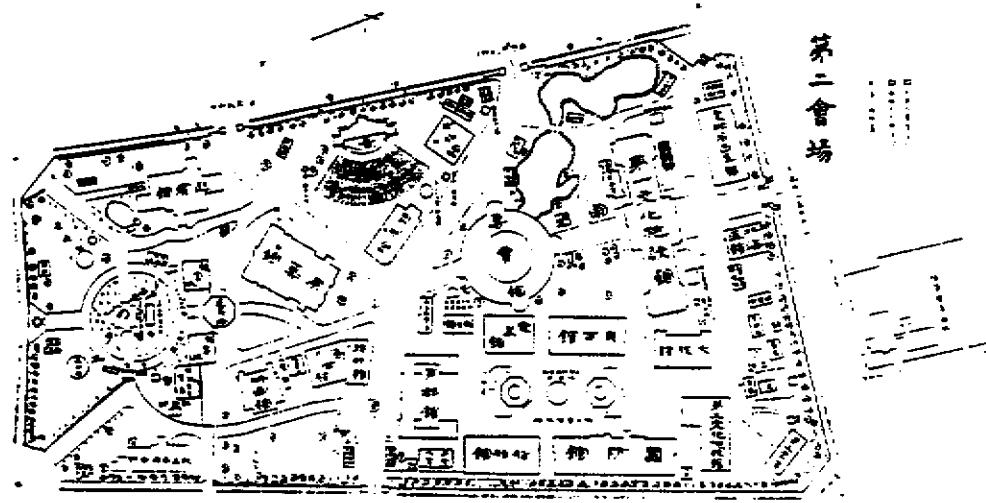
六十五年後我們再來看這場博覽會，很難想像當時何以會有如此龐大的參觀規模。我們之所以會難以想像，其實也與這場博覽會無意在歷史中留下沈遠的痕跡有關。歐美的博覽會固然有其展現政治榮耀的目的，但卻也與庶民的日常生活愈益接近，博覽會不僅表現了一國的政經實力，也企圖要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經驗銜接。但是始政博覽會卻只是殖民統治者孤芳自賞的表演，它無法參與當時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也無意藉著舉辦博覽會重新塑造臺北市的生活空間。它就像一場節慶表演一樣，在既有的都市空間中搭架出一個巨大的海市蜃樓，表演結束後，它也隨著那些被拆除的建物一樣，一同走進塵封的歷史了。

---

<sup>66</sup> Robert W. Rydell & Kimberly D. Pelle ed., *Fair America: world's 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78-87.

附圖1





附圖2